

# 花落水流红

王梓夫小说精品

王梓夫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花落水流红

王梓夫小说精品

王梓夫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花落水流红/王梓夫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  
2005.9

(王梓夫小说精品)

ISBN 7-5317-1161-3

I. 花... II. 王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  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0521 号

花落水流红(王梓夫小说精品)

作 者/王梓夫

责任编辑/宋玉成 刘薇

封面设计/李晓东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150010

电子信箱/[bfwy@bfwy.com](mailto:bfwy@bfwy.com)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787×1092 1/16

印 张/27

插 页/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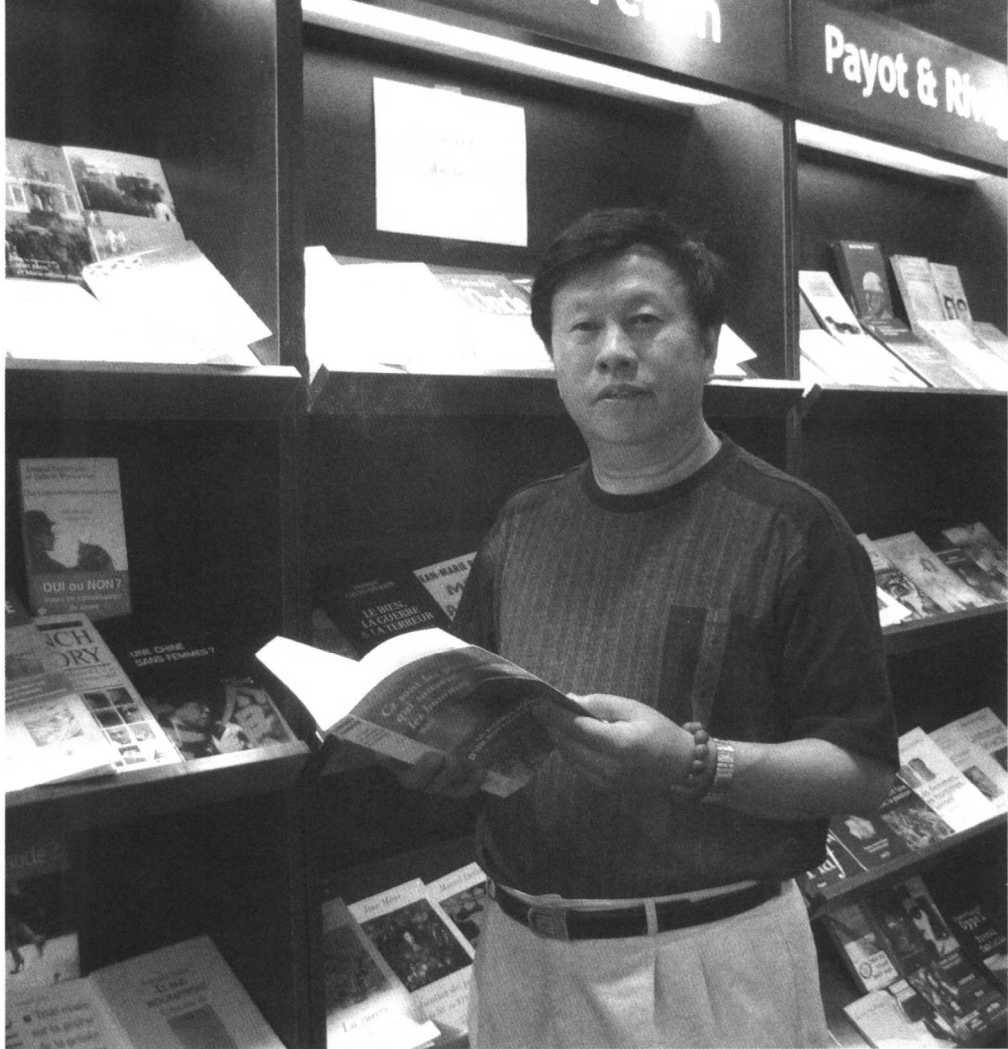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/430 千

版 次/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/39.80 元

书 号/ISBN 7-5317-1161-3/I·1121



**王梓夫** 北京通州人,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异母兄弟》、《漕运码头》、《遭遇复仇》;长篇报告文学《生命之光》、《兴旺之魂》、《大运河启示录》;长篇纪实文学《净化神圣的国土》、《仇城》(与人合作);中短篇小说集《昨夜西风》、《蜜月日记》、《都市里的11种爱情》、《格外》、《王梓夫小说选》、《男人气象》;《王梓夫自选集》(1~3卷);散文集《往事门前》、《感悟生命》;《王梓夫影视剧作选》;长篇随笔《寻求活法》;话剧《女儿行》(合作)、《夏威夷酒家》、《妃子楼》、《红河谷》及电视剧多部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作家协会理事,北京通州区文联名誉主席,北京西城作家协会副主席,现供职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、国家一级编剧。



# 目 录

花落水流红

1

幕僚

30

死谜

89

跟踪

135

男人气象

147

一个孤独的散步者

230

秋天的心情

242

1



# 目 录

不如归去

249

同胞兄弟

264

怀念裸泳

276

守望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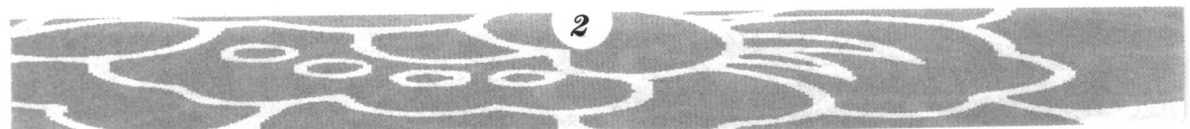
291

格外

372

底特律的圣诞之夜

413



## 花落水流红

### 一

美丽的桃花冲出了个天大的丑闻，陈瘸子的闺女小簸箕在外面当“鸡”发了大财。这件事传出来的时候正在阳春三月，桃花盛开的季节。一夜之间，满山遍野的桃花轰轰烈烈地开了，又梦幻般地落了。满载着残花败蕊的溪水从小山村里流淌出来，红红的，艳艳的，带着一股土腥味儿。

桃花冲百十户人家，还有谁比陈瘸子更穷吗？五十多岁了，他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，没吃过不掺糠菜的饽饽，没有身上不背债的时候。别的不说，山坡上那间竹子茅草搭成的小屋里，空荡荡只有一个灶台，灶台上只有一口锅。锅周围的灶台上挖了七个坑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他那比兔子大不了多少的女人就把锅里的饭菜用木勺舀进坑里。一家人就围在灶台周围吃坑里的东西。就是说，他家连几只缺牙裂齿的盘碗都没有。筷子当然好办，折个树枝高粱秆儿就行了。没有盘碗，兔子大小的女人就不能把菜和饭分开。所以陈瘸子家的锅里，向来是把饭和菜掺和在一起做的。女人省事，连碗都不用刷。这永远不刷的碗每次都是靠全家人用舌头舔干净的，久而久之，在灶火的烧烤下，便是硬梆梆的、光滑滑的，上了釉子一般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更省事，没有床，没有炕，全家人横七竖八地随便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。身上连条遮羞蔽寒的棉絮也没有，天热的时候分开一些，天冷的时候挤紧一些。反正都是自家的骨肉，没有那么多的忌讳。

陈瘸子在桃花冲独门孤姓，据说他家原来在山下，闹土匪的时候他爸爸被撕了票，是爷爷把他们挑上山的。独门孤姓，还一脉单传，这就使陈家在桃花冲不但穷，还没有依靠，没有地位。他爷爷临死的时候嘱咐他的寡妇妈，一定要给陈瘸子娶个婆娘，秃瞎聋哑都不在乎，只要能生孩子，千万不能让陈家绝了后。寡妇妈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，从人贩子手里给他买回来这个小媳妇。这个女人太小了，又瘦又小，还没有八九岁的

孩子大。要不是脸上那粗糙的皮肤和手上的老茧,没有人会相信她是成年女人。这个女人在人贩子手里积压了许久,最后陈瘸子的寡妇妈花了六百元钱买下来了。人贩子一个劲儿地说连她的路费都没有赚出来,赔大发了。

没想到这个兔子大小的女人却像母兔一样地能下崽儿,当年媳妇当年孩儿,头胎就给陈瘸子生了个带毳的,第二年又生了个带蛋的。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找来了,要罚款。茅草屋里除了那口锅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,陈瘸子的寡妇妈跟村干部说了六骡子车好话。村干部走了,小女人继续生,又一连生了三个丫头。小簸箕就是他的三丫头,那一天小女人端着簸箕到山上拣野桃核儿。肚子突然疼起来,小女人急忙褪掉裤子,女儿便光溜溜地降生在簸箕里。山里人手脚勤脑子懒,从来不在给孩子取名上花工夫。见到什么就叫什么,这最后一个女儿生在簸箕里,便理所当然地叫小簸箕了。

小簸箕的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,两个哥哥还打着光棍儿,两个姐姐却都出嫁了。大姐出嫁的时候还不满十六岁,二姐更早,连十五岁都不到。山里的人不讲究什么《婚姻法》,也不去乡政府扯结婚证,请亲戚朋友吃顿酒席就算结婚了。什么时候上面检查,再三三五五地背着孩子去领结婚证。这不新鲜。两个姐姐之所以这么早就嫁人,也是因为穷。陈瘸子养活不起,少一个人减一张吃饭的嘴。再有,通过嫁女儿,他得积攒一点儿彩礼,给儿子娶媳妇要紧。

要给儿子娶媳妇就得盖房,在桃花冲房子依然是财富的象征。这些年大家吃饱了肚子,都想设法地盖房子。有盖三间的,有盖五间的,有盖砖房的,有盖石头房的,当然也有凑凑合合盖土坯房的。就是没有人再盖茅草房了,陈瘸子这间茅草房恐怕要成为忆苦思甜的展览品了。

陈瘸子爆出了冷门,他要盖楼房,而且是三层。依山傍水,雕梁画栋,落地门窗,钢板焊成的楼梯,水泥板的阳台,还有屋里厠屋里尿的卫生间。这样的楼房只有在电影里见过,只有上过省城的人见过。在小村人丰富的想象力中,当年的康熙爷、西太后也不过如此。这陈瘸子要干吗?要当皇帝吗?要翻天吗?

丑闻变成了新闻,全村几百口子老老少少都跑来围观。从惊异到不解,从嫉妒到愤怒,整个桃花冲嗡嗡嚶嚶地吵成了一个蛤蟆坑。

盖这个宫殿得多少钱?少说也得十万八万。什么?十万八万?十万





八万是多少？掳起来有没有粮食囤那么高？他陈瘸子哪儿来的那么多钱？没告诉你吗？小簸箕当“鸡”挣的。什么叫“鸡”？“鸡”你还不知道？就是卖那玩艺儿的。卖什么？卖你嘴。卖你的嘴，你嘴上胡子拉碴竖起来正好。我就不相信，小簸箕那玩艺儿是金的吗？金的也不值那么多钱呀？

乡亲们的气愤不是来自红眼病，这样的钱再多也是脏的。你那楼盖得再漂亮，也散发着一股骚味儿，没有人稀罕。淳朴的桃花冲人穷是穷，可穷得有志气，要脸面，知道礼仪廉耻。陈瘸子不是人，牲口不如。能让自个儿的亲闺女卖那玩艺儿吗？能花闺女卖x的钱吗？

陈瘸子烧包盖楼，不用乡亲们帮工，却从县城里请来了工程队。这更犯了众怒。自古以来，差不多从猿猴变成咱老祖宗的时候起，村里人盖房子都是乡亲们互相帮衬的。一家盖房，是全村人的大事。凡是能搬得动砖瓦的，都得来帮工。一边干活，一边高呼大喊，比过年还热闹。男人盖房，女人做饭。这是全村人难得的会餐，盘盘碗碗地端上来，无非是白菜豆腐粉条子，加上几块肥肉添荤腥儿。可是有酒，有酒就有男人，有酒就有狂欢，有酒就有乡亲们的骨肉深情。陈瘸子这叫什么？瞧不起乡亲，从外面请来工程队。是舍不得那几顿酒席，还是怕乡亲们不会盖楼？请乡亲们帮工喝酒，盖房就是全村的事，谁也不能袖手旁观；你把乡亲们冷在一边，盖楼就是你自个儿的事，乡亲们只好撩高看热闹骂娘了……

## 二

全村的人都在陈瘸子家附近开眼界过嘴瘾的时候，叶子却坐在阴阳石下鸟瞰着芸芸众生的庸俗不堪。

阴阳石高高耸立在桃花冲的主峰上，从村外看它像一个巨大的男人的阳具，从村里看又像一个半开半合的女人的阴部。阴阳石是桃花冲的镇村之宝，又是闻名遐迩的灵性宝物。据说，男人娶不上媳妇，到阴阳石来拜一拜，就会交桃花运；女儿在阴阳石下磕个头，就会遇见自己的如意郎君。已婚的女人不怀孕，怀孕的女人想要儿子，也都来求助于阴阳石。都说非常灵验，也不知道这些规矩是从什么年代传下来的，这大概是中国保存得最完好的生殖器崇拜。

叶子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来求什么的，她还不想嫁什么人。在整个桃花冲，还没有人让她看得上眼，除了杨小峰。至于杨小峰嘛，她也只是



好感,也只是山中无老虎,随便跟猫逗逗。叶子的心大得很,她常以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自喻:才自清明志自高,生于末世运偏消。跟桃花冲的姑娘们相比,她至少有三大优势:一是她的学历最高,落榜的高中毕业生;二是她最漂亮,被众姐妹们评为村花;三是她地位最显赫,父亲是村委会主任。

就这么一个清高孤傲的公主,能看得起自轻自贱的小簸箕吗?能羡慕陈瘸子正在盖起的那三层小楼吗?笑话。

她说笑话不是指陈瘸子和小簸箕,而是冲那些愤愤不平的围观者说的,真是不开眼。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,不就是几个脏钱堆积起来一座水泥棺材吗?去死吧!

杨小峰悄悄地走过来,捧着一大把含苞待放的桃花。满山姹紫嫣红,叶子独钟情于桃花。“桃花春色暖先开,明媚谁人看不来。可惜狂风吹落后,殷红片片点莓台。”叶子与桃花之间有一种骨肉般的情意,又有一种共同命运的惺惺相惜。她见到桃花便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,还有一种想诉说点儿什么的欲望,特别是在这花花草草的春天。姑娘的心在春天总像刚刚破土的小草一样,敏感而娇嫩。

杨小峰很谨慎地坐在叶子的身边,叶子依然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山下,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杨小峰搜索枯肠地寻着话茬儿说:“听说小簸箕是在海南当‘鸡’。”

叶子没言语,似乎没有听见杨小峰在说话。

杨小峰又说:“她在那边不叫小簸箕,叫陈爱爱,说是艺名。真可笑,当‘鸡’算什么艺?还有艺名。”

杨小峰说着可笑,自己果然嘿嘿地笑了两声。

叶子却没有笑,脸上依然是一点儿表情也没有。

杨小峰朝叶子的身边凑了凑:“还叫爱爱,真是恬不知耻。谁给钱就跟谁上床,能有什么爱?”

叶子突然火了,冲着杨小峰嚷了起来:“你这个人怎这么无聊?一口一个小簸箕,一口一个小簸箕?你是不是看上她了,看上了她去找她呀,跟我这儿啰嗦什么?”

杨小峰被抢白了一顿,脸都紫了,他急忙为自己辩白着:“我不过是随便说说,大家不都在小簸箕家看热闹吗?”

叶子说:“你要想看热闹就去看,我没拦着你。”



杨小峰又急忙闭上了嘴。在桃花冲,杨小峰也是个人物,他长得帅,文化又高,跟叶子同样是高中毕业生,而且家庭条件也不错,父亲在县城里当教师。有多少姑娘羡慕他和他的家庭啊,上门提亲和“毛遂自荐”的每天不断。可是,杨小峰谁都看不上,就看上了叶子,他认为只有叶子才配得上他。而叶子却对他不冷不热,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,由于叶子的态度使他始终处于被动地位。

叶子见杨小峰没动静了,扭头看了看,见他像一只驯服的小动物似的坐在自己的身边,便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了,缓和了一下口气说:“怎么?生气了?”

杨小峰见问,受宠若惊般地说:“没,没有……我生什么气,你说得对,我不该总提小簸箕。其实……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……”

叶子问:“什么事?”

杨小峰感叹地说:“咱桃花冲太穷了……”

叶子说:“废话,不穷小簸箕能去当‘鸡’吗?”

杨小峰心里说,你不许我提小簸箕,你怎么提小簸箕呢?照你这么说不,小簸箕当“鸡”是因为穷逼的了。但是他怕招惹叶子,没敢顺着这个话茬儿往下说,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,递给叶子:“我找到致富的门路了。”

叶子没接报纸,问:“什么门路?”

杨小峰说:“你看,种当归。包种子、包技术、包收购,一亩地能收入近万元。咱要是把这个技术引进来,就能让咱全村富起来……”

叶子将信将疑:“报纸上的话,能信吗?”

杨小峰说:“这是科技中心推荐的,是政府开发西部的扶贫计划,已经有几万农民加入了,你看。”

叶子接过杨小峰的报纸,仔细地研究起来。

### 三

陈瘸子走在大街上,人们都像避瘟神一样地躲避着他。过去他虽然穷,但是人缘还不错。因为他穷,谁都有权利、有资格拿他开心取笑,他给桃花冲带来了不少欢乐。现在,因为他暴富了,而且是靠着女儿卖身暴富的。谁都有权利、有资格鄙视他。他成了桃花冲人的参照物,因为他的矮,



每个人便觉出了自己的高。高尚、高贵、高头颅。特别是桃花冲的女人们，见他走过，总是要啐几口，似乎不啐就会被他污染了一样。

尽管桃花冲的人把小簸箕和陈瘸子骂得狗血喷头，小簸箕临走的时候，还是带走了两个人，确切地说应该是三个人。一个是小麦，叶子初中的同学，身条儿秀丽，能歌善舞，从小就做明星梦，做了十几年还没离开过桃花冲。另一个是钉吊儿媳妇，一个长得白白净净、喜眉笑眼的少妇，去年刚给钉吊儿生了个胖丫头，孩子还没断奶，就狠着心跟着小簸箕当“鸡”去了。

事先钉吊儿一点儿信息都不知道，媳妇走的时候只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留了一张条儿。说实在是穷怕了，这苦日子没法过了，告诉钉吊儿放心，她挣到钱一定会回来的。

钉吊儿能放心吗？自己的老婆要是出去干别的还能接受，她是去卖X呀，是让千人操万人日呀。这……这样的钱能挣吗？这样的钱挣回来能花吗？钉吊儿在村里是个木匠，也是人前人后说嘴要脸的人。自己的老婆却跟着小簸箕跑了，去当“鸡”了。他活不下去了，跑到叶子家让叶子的爸爸做主，要休了这个臭不要脸的婆娘。叶子的爸爸是村委会主任，这事发生了，村委会主任也一个劲儿地嘍牙花子。钉吊儿像娘们似的哭了起来，哭得叶子心烦意乱。

钉吊儿正哭着，电话铃响了。桃花冲就这么一部电话，是村委会的。村委会没有办公室，穷嘛，于是电话就安在了叶子家。叶子家安着村委会的电话许多人还有意见，似乎他家占了多大的便宜。殊不知一来电话就得叶子的家人接，全村的电话都往她家打，找谁都得负责去叫，叶子的家人成了全村的通讯员。

叶子从来不接电话，她懒得满村里去喊人。这样，接电话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好脾气又热心肠的妈妈身上了。可是这会儿妈妈正在做饭，电话又响起来没完没了，叶子无奈只好接了。

电话是冬梅打来的，冬梅失踪十几天了，有人说是跟着小簸箕走了，可是没有人相信。怎么能相信呢？冬梅是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孩子，刚刚十三岁，能跟着小簸箕出去当“鸡”吗？说起来冬梅也是不幸的，她是山后面梅花岭人。父母一连生下了她们三个丫头，养不起，就把她送到了舅舅家。她舅舅家在桃花冲，叫杨老筐。杨老筐结婚都快十年了，老婆的肚子还没鼓起来过。他以为自己这辈子绝户定了，便将冬梅接过来给自己当



女儿。开始的时候还不错，对冬梅宝贝似的疼爱着。没想到冬梅的到来却给他带来了好运，老婆的肚子大了，还生了个儿子。这样一来，冬梅就成了多余的了。冬梅喜欢学习，心气很高，想读完初中读高中，读完高中读大学。可是舅舅怕花钱，却不想让她念了，逼着她退学。冬梅跟舅舅怄气，要跑回到梅花岭亲生父母的家里去。走到半路，碰到了小簸箕、小麦和钉吊儿媳妇。小簸箕骗她说她们出去打工，到大宾馆当服务员，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元钱。冬梅动心了，狠了狠心就跟着她们上路了。

冬梅一听到叶子的声音就哭了起来，说她在海南，小簸箕把他骗了，老板逼着她接客，她很怕，那些男人都像狼一样，在她身上乱抓……

叶子说，那你怎么还不快跑？跑回来吧。

冬梅说，她跑不了，冬梅进这家发廊，要交三千元钱押金。钱是小簸箕替她交的，还不上小簸箕的钱，她们不会让她走的。再说，她也没有路费。她让叶子快点儿去找她爸爸……

关系到冬梅的安危，叶子也顾不得许多了，急忙跑去找冬梅的爸爸，也就是她的舅舅杨老筐。

不一会儿，杨老筐来了。冬梅又在电话里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大声地哀求着：“爸爸，你快来啊……快来救我呀……爸爸，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活不成了……”

冬梅在电话里的呼救声很大，很惨烈，叶子站在屋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叶子的心震颤起来，她想象不出来冬梅的处境，但是那一定是非常恐怖的，非常危险的。她恨不得抢过杨老筐的电话，逼着他立刻去救冬梅。

杨老筐说话了，轻声细语的：“梅梅，别哭，你听我说，别怕……别什么，人家小簸箕不是也挺好吗？小麦和钉吊儿媳妇不是也跟你在一起吗？人家不是都不怕吗……”

冬梅又在电话那边哭叫起来：“爸爸，你快来啊……我怕……怕死了……我跟她们不一样……我才十三岁……我不能……不能这样让他们糟蹋……爸爸，你快来救我吧，我求求你了爸爸，我不念书了，我去挣钱……我干什么挣钱都行，就是不能干这个……爸爸……您把我救回去，我听您的话，我再也不花您一分钱了……您花的钱我给您去挣……”

杨老筐说：“梅梅，你听我说，你既然去了，就在那儿安心地干吧，挣些钱再回来……听话，梅梅……就在那儿干吧，女孩子家干什么都一样，

只要能挣到钱就行……记住，挣到钱马上寄回来，你弟弟该上学了，家里等钱用……”

冬梅在电话那边急得要发疯，叶子在这边听着杨老筐的话恨得咬牙切齿。

冬梅在电话那边嚷了起来：“你是爸爸吗？你不是人，你是畜牲……”叭哒一声，杨老筐把电话挂上了，脸色很难看，转身就要往外走。

叶子叫住了他：“大叔，冬梅说什么？”

杨老筐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啊……没……没什么，她挺好的。”

叶子说：“我听见了，她说你是畜牲。”

这句话让叶子妈听见了：“叶子，怎么跟你大叔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”

叶子狠狠地说：“冬梅骂得对，他就是畜牲，比畜牲还不如！”

杨老筐低着头，逃跑似的走了……

#### 四

这一天叶子很愉快，对杨小峰也温柔起来。走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里，她还像城里的姑娘那样大大方方地挽起了杨小峰的胳膊。这让杨小峰受宠若惊，恨不得把为乡亲们买当归种子的钱都花在她身上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杨小峰把报纸上刊登的那条种当归的致富广告宣传得家喻户晓，人们都相信了杨小峰，把卖稻谷的钱、卖鸡蛋的钱、准备盖房给儿子娶媳妇的钱都拿出来交给了杨小峰。杨小峰能用这种干净的办法让乡亲们致富，谁能不踊跃地响应呢！

来的时候，怀里揣着乡亲们的三万元钱，身上沉重得像扛着桃花冲那块阴阳石。可是三万元交给了那家公司，换来了半面袋当归种子，杨小峰又觉得太轻了，轻得像一个蔫溜溜的屁，连个响声都没有就随风飘逝了。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感使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

叶子的兴致依然很高，她觉得帮助杨小峰干了一件很神圣的事。如果种当归能够致富，能够让每一家都像陈瘸子似的盖上一栋漂亮的小洋楼，那陈瘸子就更没脸做人了。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，他们又见到了几个桃花冲的姑娘。她们刚刚从桃花冲赶来，背着形形色色的小包袱，慌



慌张张地打听着开往省城的汽车。不用问,她们肯定是去投奔小簸箕的。叶子情不自禁地叫住了她们,平时都是她的好姐妹,怎么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呢?

这几个人里面,扣子差不多是叶子最好的朋友了,她是带着妹妹蒜头儿一起出来的。见了叶子,她脸红了,眼睛都不敢看叶子。还有小穗儿,她是钉吊儿的亲妹妹。钉吊儿的媳妇走了,怎么他妹妹又要走呢?还有自己的表姐苏梅子,她怎么也去挣那不要脸的钱呢?

叶子说:“你们回去吧,杨小峰买了当归种子,咱种当归也能致富,并不比干那脏事挣得少……”

几个姐妹都低着头,没有人听她的话。

叶子感到很伤心,对苏梅子说:“表姐,你出来舅舅知道吗?”

苏梅子的回答声细得像蚊子:“我娘知道。”

叶子惊叫起来:“什么?舅妈知道?这不可能,舅妈能让你出来干这事?”

苏梅子说:“叶子,你是知道的,我哥都快三十了,还没有媳妇,我娘急得整夜睡不着觉。”

叶子又问扣子:“那你呢?你哥哥不是有媳妇了吗?”

扣子也低声说:“叶子姐,我……”

叶子说:“我不能看着你往泥潭里跳,你别去了,咱们回去种当归吧,求求你,行吗?”

扣子说:“我……我不是为了钱。”

叶子问:“不是为了钱你去干什么?”

扣子说:“我……我想去看大海。”

叶子的心像是被什么敲击了一下。是啊,看大海是她们共同的梦想,多少次她们坐在阴阳石下面,热泪盈盈地向往着,冲着飞鹰、冲着落日、冲着遥远的天边外……而现在,扣子却要冲着那个梦想出发了。她知道她将要为这梦想付出什么代价吗?

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,汽车来了。几个人连招呼都没顾上打,便呼啦啦地淹没在人流里。

叶子被抛弃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,她觉得很孤独,很冷,又很委屈。杨小峰悄悄地走过来,在叶子动员众姐妹回去的时候,杨小峰一直是很有趣地躲在一边的。叶子的双手捂住了脸,泪水顺着她的指缝流了出来。

杨小峰轻轻地拢住了她的肩头，她却转过身，扑在了杨小峰的怀里……

这是杨小峰第一次拥抱叶子，感谢那几个不要脸的姐妹给了他这么好的一个契机。他紧紧地搂着叶子，顾不得周围许多复杂的眼睛。然而，当他把叶子的脸扳起来，要向她献上那神圣的初吻的时候，叶子却把脸扭过去了。杨小峰并不觉得遗憾，他已经很满足了……

## 五

谁也不会想到，西部大开发修筑的通往桃花冲的公路，迎来的第一辆小轿车却是小麦带回来的。

能歌善舞一心要做明星的小麦，这回真的成了明星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向了小麦的家，围着那辆宝马牌的小轿车像围着UFO一样新奇。而浓妆艳抹的小麦更成了桃花冲人眼里的怪物：嘴唇儿干吗涂得那么红，刚吃完死孩子吗？眼圈儿干吗描得那么大，要扮演熊猫吗？还有那头发，怎么黄了，金黄金黄的，你不是百分之百的桃花冲人吗？没听说你妈跟外国人有一腿呀？还有那紧绷绷的T恤衫，将两个大奶子直挺挺地端了起来，似乎急着要往男人嘴里塞。更要命的是那条小裙子，刚刚遮上屁股蛋儿，还随着走路飘飘地往上掀，那两条白生生的大腿就那么明目张胆地裸露着，天呀，哪个爷们能扛得住啊！

开着宝马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肥头大耳的脑袋直接安在跟大肚子连在一起的胸脯子上，没有脖子，可脑袋下却耷拉下来一条领带，也是金黄金黄的，像小麦的头发。这个胖男人倒是很客气，见了谁都点头，都露出黄牙板笑着。他打开后面的车箱，大包小包地往外拎东西。小麦的爸爸没出来，迎出来的是她的妈妈和弟弟。这两个人忙着往里面搬东西，也不知道那车里面怎么装那么多的东西，像变魔术似的，一件一件往外拎，总也拎不完。

小麦见了谁都把那条光溜溜的胳膊伸出来，桃花冲的人还不习惯握手。见她伸出胳膊都往后躲闪着，逃之不及的和略知文明礼节的便显得很笨拙，不是伸出左手就是伸出两只手。小麦却不计较，她按照桃花冲的特色与众人亲热着。脸上的笑模样很专业，很有点儿明星的味道，只是桃花冲人还不懂得应该举着书呀本的请她签名。

很快，有关小麦的消息便雨后春花般的在桃花冲绽开了。她早已经



脱离了小簸箕,她没有从事那臭不要脸的职业,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,在省城的一个夜总会里唱歌。而且她已经是很著名的歌星了,她有许多追星族,就是说有许多像那个胖男人一样的崇拜者。她唱一晚上歌可以挣几百元钱,就是说,她一个晚上就能比桃花冲人一年赚的钱还要多。桃花冲的人一年要流多少汗,她一晚上能流多少汗呢?桃花冲人嘴损,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。有人说,男人要活命得靠一双手和一身力气。女人长两张嘴就行了,上面的嘴和下面的嘴,只要用对了地方,都能赚大钱。

第二天晚上,小麦家大摆宴席,差不多把全村的人都请到了。叶子本不想去,可是小麦打发妹妹来请她了,谁让她们在初中时是同班同学呢。何况,小麦还给她带来一条珍珠项链,山里人没见过珍珠,这一定是很贵的。叶子必须去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叶子的爸爸不能去,她得替爸爸圆个场。叶子的爸爸是村委会主任,一个很廉洁的老干部,谁家请客他都不去,多少年的规矩了。可是,小麦给爸爸带回了一套西服,这正是爸爸求之不得的礼物。近年来,山里人也时髦起了西装,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,已经成了惟一的官服。爸爸经常到乡里县里开会,别人都穿西装,惟独他还一身陈永贵的打扮。乡长已经批评了他许多次,可是一套西装最便宜的也要几百元,他家连修房子的白灰都买不起,到哪儿去找买西装的钱呢?小麦真是见过大场面,脑袋瓜儿灵活,居然送礼都能达到雪中送炭的效果。

叶子去了,去了之后她才知道这是小麦的婚礼。小麦家里里外外摆了几十桌,全村的人像乌鸦争食一样围得满满当当,呼么喊六,大嚼狂饮,热闹非常。

小麦穿着桃花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婚纱,那个胖男人也是西服革履。一对很不般配的新人轮番到各桌敬酒,这让桃花冲人心里很舒服。说还是小麦好,小麦发了财也不忘乡亲们,还跟桃花冲那么亲。冲这,就比小簸箕强多了,何止是强多了,根本没法比。人家小麦是靠真本事挣钱的,没干丢人的事。找了个男人虽说样子对不起乡亲,可是明媒正娶呀。年纪大点儿怕什么,样子丑点儿怕什么?有爱孙猴儿的,也有爱猪八戒的,人家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,碍你蛋疼了?

女宾们不喝酒,早早地就散了席。小麦不让叶子走,把她拉进了自己的洞房说起了悄悄话。

小麦向叶子炫耀着洞房里的冰箱、彩电、微波炉,都是叶子没见过的

